

世界换你微笑

经过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才终于在一起，
周富轻轻说：「世界换你微笑。」

周富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世界换你微笑

东野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4-161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换你微笑 / (加) 亦舒著.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060-7373-8

I. ①世…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8891号

世界换你微笑

(SHIJIE HUAN NI WEIXIAO)

(加) 亦 舒 著

责任编辑：王 欣 庆 宇 李 娜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5.75

字 数：117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373-8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127

周富躺在床上，醒转已有些时候，天气阴雨，她根本没有意思起来，被褥睡久没更换，有些腻热感觉，更加舒服。

起床干什么？她失恋，又做自由工作，没有家人，世上有无这个人都一样，起床为何？

她想象在被褥之间腐化、消失……

有人敲门，嘭嘭嘭，“富，我知道你在里边，为什么不听电话？快开门。”

周富骇笑。这是出版社编辑华真的声音。

“富，我不是追稿，没人急要你的稿件。”

周富啼笑皆非，“谢谢你。”

“快开门，有好消息。”

周富逼不得已，把一块绒线披肩搭在肩上，去打开门。

门外果然是华真，她一进来便捂住鼻，“又臭又闷。”

她七手八脚打开窗户通气。

周富说：“别骚扰我。”

“失恋，失意，故此你失职，躲到郊外小屋，任由自己烂死，可是



尔.躬

如何说再见系列

这样？”

周富无奈，搂着披肩团在旧沙发上。

华真快手快脚收拾厨房吃剩的食物、空盒、纸杯，丢进垃圾桶，又帮着把碗筷洗净，接着做两杯热咖啡，在冰箱里找牛乳。

华真用手在鼻前拂两下，“富，你身上有异味，多少天没洗澡？”

周富接过咖啡，茫然不答。

“大作家，想想你的读者群，振作起来，他已经走了，不会回来，你烂死也无用。”

周富缓缓作出反应：“不是这个意思。”

“富，好消息。”

周富问：“我将得到永生？”

“松新心与出版社接头，要购买你大作电影版权。”

“谁？”

“富，你睡昏了头，国际名导演松新心。”

周富伸手搔搔头。

“你先淋浴更衣，这一觉睡了多久？世上已千年。”

华真发觉地上一大堆画册，拾起一看，全是男子裸体摄影，水准极佳，艺术成分颇高，她整理好轻轻推进床底。

少男十四五岁开始看裸女杂志是等闲事，女性，到了今日，像她们那样成年独立，却还是收敛点好。

周富自浴室出来，一边用大毛巾擦头，“我想起了，那导演叫

松新。”

“他本名多一个心字，去到美国，删去一个字，如今镀金载誉回来，看中你的大作，大家都很高兴。”

周富坐下。

“别窝着双肩，挺胸。”

“你别太高兴，导演们统统脾气古怪，这电影版权一事，他们拍了不买，或是买了不拍，原著前途飘忽。”

华真帮她添咖啡。

“总是好消息。”

“松氏挑的是哪个故事？”

“《世界换你微笑》。”

周富一听，不禁沮丧，“亏我想得出如此庸俗无聊书名。”

华真哈哈大笑。

“别的作者，出口成章，一本著名即誉满天下，只有我，死写死写。”

华真在抽屉翻出干净衣裤交给她，“与你出去走走。”

“陈总代你出价——合约已经议妥送出。”

周富吃一惊，“这么高？”

“电影公司制作费动辄千万，故事是一剧之本，区区小数目，算得什么，志气需高。”

周富犹疑，“好似没有与我商量。”



东野

如何说再见系列

“一时找不到你，是我挖空思想起你在这里，搬回市区吧。”

“华真我实在不想再写。”

“这是什么话？”

“华真你知我从来不曾热爱写作。”

“没出息，十多年你每天说这句话。”

周富垂头。

“你失去大左也有些时候，去年十二月交过稿，迄今一片空白，周富，publish or perish。”

周富仍然不出声，泪水渐渐浮起。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周小姐，你贵庚，说起大左，你竟似十五岁少女般流泪。”

周富用手掩住脸。

“这大左一定有过人之处。”

华真记得那大左的确高大英俊，眼睛会笑似又不大说话，勇于付账，开得一手好车，擅煮普罗旺斯菜式，的确不可多得，还有些优点，恐怕只有周富知道。

华真轻轻说：“是你主动让他走的。”

周富抬起头，“华真，我想再睡一会。”

“不行！”

她硬把周富拉出门，由她驾驶，载到市区，先往出版社签署合约，再开会商议年中书展周富担任何种角色。同事们尊称周富为“富户”，

这个昵称时常叫她啼笑皆非。

会议结束大家一起聚餐，周富缩在角落喝啤酒，胃口欠佳，这一阵瘦不少。

有人说：“富户算是写作人中较漂亮一个。”

“如果愿意打扮更加出色。”

“她才不会为我们添妆。”

周富忽然想起，去岁新年，与大左参加舞会，穿一模一样的男装晚礼服，只不过，大左戴粉红色缎子领带，她则选黑色，他们获取最佳情侣服装奖。

周富放下酒杯，“我先告辞。”

华真说：“我送你。”

周富在门口拥抱华真一下，“如果我喜欢女子，一定娶你。”

华真微笑，“可惜我也死硬派只爱男性。”

两人都笑。

“周富，一个人有一个人好，你说是不是？”

“我还是喜欢被人拥抱的感觉。”

“可是，我们很难叫男人真正满足，他们也不大可能叫我们完全快乐，双方都付出极大代价，浪费许多时间与眼泪。”

周富推她一下，“你，由你来写小说。”

“富，用心写一个爱得要死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功利社会，怎么写得出来？”



乐·静

如何说再见系列

“我陪你去置新衣。”

“我足够衣裳穿到六十岁。”

“只有你一个女人会那样说。”

回到家，周富仍不能完全振作，她的脸随即挂下，静静查视电话留言与电邮，想看又眼困，百般无聊，电视也无好节目。

看着纸笔，恐惧突生，越放越大：天呵，怎么写得出，写什么题材？天下百行百业，竟会选择写作，太可怕了。

她纯靠大左鼓励：“你可以写，你一定要专心伏案好好写，我下午落班来接你出去吃冰淇淋，记住，你是瑰宝，别人，他们都是屎。”

他真爱她，那样肉麻的话都说得出，周富全靠这种昧良心的麻醉剂，如今，断瘾似，写不出来。

她伏在稿纸上痛哭。

其实所有写作人都遭遇过这种阻碍：心情欠佳，情绪高涨，心有旁骛……全部影响思维，堵塞感觉。

她一时想不透：即使完成厚厚一叠稿纸，卖给什么人，谁会付钞票来换，呵，真金白银买一个故事，又谁会要读，那么多七彩缤纷，有声响动作的娱乐，还有人心甘情愿静静读小说否。

越想越惊，周富觉得前途渺茫，如在浓雾摸索，一盏灯也无，偏偏她又失掉眼镜，她惨叫一声。

幸亏这时家务助理上门来工作，大声动作，台台凳凳全部搬过来吸尘。

周富木着面孔看她操作。

佣人把一叠报章杂志放在桌上。

全屋机器操作嗡嗡声叫周富渴睡。

她打一个呵欠，同佣人说：“不要叫醒我，我自己要睁眼就随得我，否则，就这样下去，也是好事。”

佣人已经为她服务三年，听惯听熟这类牢骚，不以为奇，继续工作，她把食物像蔬菜牛乳果汁放进冰箱补充。

又把十个八个柠檬切开，放到碟上，辟味，不一会，满室都是柠檬清香。

佣人轻轻掩上门离去。

周富做噩梦：怎么写，字纸都变回白纸，她急得满头大汗，团团转，终于醒转。

看看钟数，已经第二天清晨。

又得淋浴洗头刷牙，周富尖叫一声。

门铃响起，她只得去开门，“又是你，你天天来干什么？”

门外是华真。

她惯性扇一扇空气，“室内没问题，你身上仍有揩台布气味。”

周富无奈。

“你开着电话我就不必来回跑，这是你的电影版权费银行支票，这，是我送你的礼物，新玩意，很有意思。”

周富取过一看，是一只小巧四方银盒，装饰艺术设计，二寸乘二



东.野

如何说再见系列

寸，高半寸。

这是什么？周富打开一看，不禁莞尔，她原先以为是药丸盒或是烟草盒，不，只见盒里放着两枚安全套。

“我的大姐忠告说：阿真，不要搭顺风车，也不要载别人搭顺风车，不要召人同居，也勿要去与别人同居，每次都用安全套，你可以活到耄耋。”

这番话叫愁苦的周富笑出来。

“去淋浴，我等你。”

周富拉上浴帘，华真坐在化妆台上与她说话。

“导演要求见面及茶叙。”

周富答：“你知我一向不陪客户吃饭。”

“他说他认识你，他见过你三次。”

“谁，”周富奇问，“谁见我？”

“松新在纽约读电影时在你表兄周至渝家见过你。”

“啊，至渝。”

“他说你那时候小，只得十六七岁，却已获得英语及文学创作两张文凭，正读硕士，有个男朋友。他每次见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永远像个婴儿似伏压在那年轻男子背上，嗲腻无比，羡煞旁人。”

“没那样的事！”

“那男子是谁？”

周富开大莲蓬头，哗哗声，过一会才答：“大左。”

“啊，已经是他。”

“根本一向只得他一人，他与我同校，读生物。”

华真惻然。

“导演真的那么说？”

“不是他，是他助手文森。”

“他不是叫松新？”

华真没好气，取过一张大纸板，用粗笔写下：片名《世界换你微笑》，原著周富，导演松新，助导文森，竖在周富面前，让她看清楚。

周富抹干身出来。

华真赞：“身段真好。”

“好什么。”

“胜在均匀，胸脯尤其好看，像你作品，屹立不倒。”

周富啼笑皆非。

“出去与他们喝杯茶。”

“他现今是国际大导演，时间宝贵，我不想叨光。”

“你逃避。”

“我想转行，华真。”

“每隔一年半载，你便想罢写。写作这件事，多加思虑，便变得虚无缥缈，结果一字写不出，只得实事求是，坐下，咬一咬牙关，死命创作。”

“我有教育文凭，我想教书。”



东野

如何说再见系列

“相信我，你不会习惯。”

“我不想饿饭。”

“你别借着闹情绪胡搞可好，你收入稳定，又刚承继一笔遗产，你生活比我们任何一人都牢靠。”

周富用手捧着头。

“当陪我出去交际应酬。”

那天中午，他们约在一间俄国餐厅午餐。

导演一看到她们便站起招呼。

周富看到一个儒雅的年轻男子，相貌端正，她却想不起他。

他微笑，“周富你忘记我了。”

他的助手比他更漂亮，不知恁地，好看的男子穿白衬衫卡其裤就极有吸引力。

周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也看出导演与助手似有亲密关系。

华真恐怕要失望，人家取向不同。

只听得松新问：“至渝可好？”

周富答：“至渝结婚了，已是两个男孩的父亲。”

松新十分客气，“那多好，相比之下，我一事无成。”

“导演太过谦虚。”

“周富你已是成名写作人，难得一点架子也无。”

周富讶异，导演竟如此圆滑，看样子可多多向他学习讨教。

“我极爱你那感性与性感的故事，已经着手改写剧本，两个女主角

已经选定。”

华真脱口问：“谁？”

助导答：“演母亲我们选定美丽与演技精湛的陈葱。”

华真喝彩，“好，那小妖精似的女儿呢？”

周富不出声，她全神贯注聆听，呵，原著人作品中角色活转，是多么叫她兴奋之事。

“王绢。”

华真大吸进一口气，“啊，我也想是她，王绢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气质。”

文森微笑，“她年轻俏丽，可是一双丹凤眼却有说不出凄婉，像是不知吃过什么苦楚——”

“宛如自阴间兜了个圈子回来，鬼影幢幢。”

周富骇笑，她不知他们在说谁，听上去蛮可怕，但认识这女子的人却异常赞赏这种气质。

华真说下去，“王绢的肿嘴像是哭了好些时候，叫人怜惜。”

导演咳嗽一声，“但是男主角——”

“已经见过多名男演员，我们不想要一个穿西装的四分卫，最后心目中有两个选择。”

“均已第三次试镜。”

导演轻轻说：“本来以为这不是一部大制作，又是文艺片，不容易招揽演员，可是消息一传出，连B与T的经纪人都主动联络，表示愿意



东野

如何说再见系列

参与，我真有点熬出头的感觉。”

周富忽然微笑，导演真幽默。

华真轻轻说：“那两位确是卖座保证，却不适合角色。”

文森答：“对，先把工作做好，再谈票房。”

导演终于讲到正题上：“富，我们想借原著人你的法眼，看看B与T两个演员，哪个适合？”

大家都看着周富。

周富噤嘴，“我对你们那一行毫无认识。”

“凭直觉即可。”

“我不宜发表意见，也许会有成见，我不是制片，亦非统筹。”周富异常懦怯。

华真意外，“富户，你至少看试镜片段。”

“不，我不想参与，我不是顾问。”

她断然拒绝。

其余那三人沉默，尤其是导演，他没想过会吃柠檬，相当意外，许多原著人来不及发表意见：谁谁谁同谁才配演他创作的角色，还有，要这个那个才能……

周富却全无兴趣，整个聚会只听到她说“不”字。

周富这次说：“我还有点事，我告辞了。”

两个男生连忙站起。

华真只得说：“我们再联络。”

她陪着周富离去。

文森诧异：“没想到作者本人年轻秀丽，如此怯弱，文笔却大胆细腻，异常性感。”

松新微笑。

“她一直是那样？”

“十多年前，她更似只小猫，专赖在男友背上。”

“呵，是那种需要高度服侍保养的女孩。”

“不，她只是对男友娇嗔。”

“我喜欢她不多话，华小姐也很中性，只是，她们太不爱多事。”

“如果王绢辞演，周富许可以担任那角色。”

“我们回去工作吧。”

那一边，华真感慨说：“那么漂亮的男生，却对女性毫无兴趣。”

“别太武断，你又不是亲眼目睹。”

“可是举手投足之间，可以觉察得到。”

周富在谷歌网上查找王绢资料，一看到她的照片，不禁“啊”一声。

华真微笑，“万二分贴切可是？”

周富点头。

“只有那样的少女，才能折服铁汉的心与身。”

“这里说王绢是舞蹈员出身，可是十四岁那年，身段突然发育，她长得有五尺八寸高，臂腿细长胸脯奇丰，完全不像芭蕾舞女，故此



东野

如何说再见系列

只得痛哭转行，自此在时装模特界大放光芒，但家人与师长从不觉得她好看。”

“如今她进军电影界了。”

“戏即使不卖座，她的名字会家传户晓。”

“你肯定？”

“我可保证。”

“导演听到会很高兴，可惜不能当面讲。”

周富又在寻找陈葱资料。

华真抱怨：“你为什么戴副千度近视眼镜，又不抹口红，像个读死书的坏脑一年生。”

“我用够了隐形眼镜。”

“不修边幅，有损形象。”

“我没有形象。”

“你对松新毫无印象？”

周富茫然摇头，那段时间她心中脑里眼内只有大左一人，她都看不到华真扭开收音机，听到一个男歌手幽幽地唱：“你不在的时候没有阳光，你偏偏又去了太久……”

华真叹口气，“怨他们不懂感情，偏偏又偶然会唱出这样的歌来，唉。”

周富不出声。

“你与大左，为何分开？”